文史資料選輯

第三輯

（内部发行）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議广东省委員会
文史資料研究委員会編

文史資料选輯
第三輯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議广东省委員会
文史資料研究委員会編
广州市解放北路22号
一*
广东人民印刷厂印刷
1962年1月印刷　　定价0.80元

目　次

科举考試的回忆……商衍鎏（1）
陈炯明与孙中山的矛盾
　及其分裂……张醉村（19）
我所知道的陈炯明……张友仁（34）
陈炯明炮击总統府前后的片断回忆……林廷华（42）
追記邓仲元先生事略……罗翼群（48）
关于邓仲元先生之死……李浩之（71）
杨坤如盘踞惠州的經过情况……駱凤翔（81）
杨坤如四踞惠州城……王映楼（90）
1923至1925年广东南路八属联軍的
　形成及其复灭……閻宗驊（106）
胡汉民自述湯山被囚始末……梁倚神遺稿（121）
对“福建人民政府”的点滴回忆……黃和春（144）
两广“六一”事变中十九路軍一度在
　桂林恢复的經过……林一元（150）
福建青年訓导营（集中营）的內幕……林志光（156）
日本投降后有关香港、澳門的
　一些事件……李汉冲（163）
美帝分子譚沾恩在阳江的罪恶活动……李圣华（184）
美医何灵頓（譯音）誘奸案处理始末……莫擎天（190）

科举考試的回忆

商衍鎏

一、科举考試由来的說明

科举在我国有一千四五百年的历史，是封建王朝一特殊的制度。汉以前用人重在考績德行，乡举里选，至六朝尙門第，选举为貴族所垄断，而寒士无从进身，人才埋沒，政治紊乱，至隋始試策置进士科。唐因訂为科目，每岁由外县举人解省以送京师考試，科目不一，如經、史、法、礼、书、算等，皆列为科，兼試詩賦，其最重者为明經、进士两科，唐太宗謂天下英雄皆入吾彀中，是科举用意，专为籠絡人心，使舍科举一途，虽有大略雄才亦难以自见。宋元明清守之勿失，至清光緒三十一年乙己（1905）废科举而始結束，科举取士遺法并随以消灭。但如考試，所考的方法，历代略有不同，唐重詩賦詞章，宋重經义，明清重八股文。近日文史資料研究者，以我曾为科举考試經过的人，屬将亲身經历和见聞大略述之，我著有“清代科举考試述录”一书，詳載典章制度，茲則为琐屑枝节的經历和见聞，且我以前考試的人与各处地方，都有不同，則又不能以我局限性的經历见聞而概其全，难得翔实与正确，自是当然，不过一鱗半爪，可以类推而已。

二、幼年讀书預备科举考試的时期

我生于清同治十一年甲戌（1874），明年为光緒元年，是时清廷积弱已极，原因則以道光末年的鴉片战爭以后，民不聊生，引起有民族革命性的太平天国起义，事虽不成，而晚清的政治不良，更加暴露无遺，但不知改进，而用科举为安定人心痼蔽人才的工具，犹饞守如故。我欲求发迹，自不得不仍走此道路，倘若将此少壮苦学的工夫，学习工、农、理、化有益于国計民生的科学，何尝不可以有成，即今思之，十分慚愧。到了今日党政光明，学皆有用，我尙回忆此朽腐的科举，似可不必，但就研究近代历史学的指示，历史是复杂的，不良的政治措施，亦当写出，正可与现在对照評比，好坏显然的一面鏡子，使大众更看到清楚，回忆与留恋不同，所以我敢执笔为之，以饜讀者。

科举一事，旣行之一千余年，在应考試的士子，說来亦不甚簡单。先言我幼年的讀书，我六岁开蒙，讀三字經，千字文，能背誦将字大半認識后，即讀四书。四书为論語，大学、中庸、孟子，因当日功令考試八股文的題目，均在此出題，而解释必須依朱熹的註，故讀正文时亦要讀朱註，每日先生将以上的新书口授一遍，即由自己讀熟，明晨向先生背誦，背新书带溫旧书，日日讀新溫旧，毫不間断。且当日教法极严，倘背不出，先生要責罰，輕者将薄板打手心，或方打头，甚者用藤条打臀部，我每晚都要讀到背得方敢睡，是以被責尙少。四书为考試的基础，要讀到滚透烂熟，由头至尾全部背得方止。四书讀后，继讀五經。五經为詩經、书經、易經、礼記、春秋，背誦之法，与四书略同，但仅讀經文而不讀註，五經于考試亦是重要的书，以乡会試第二场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

的題目，是每經出一題，作經文五篇的緣故。我幼年于四书五經外，尙兼讀孝經、公羊传、穀梁传、周礼、尔雅，中間尙带讀五、七言的唐宋小詩及声律启蒙，学作对句，学調平仄与十七史蒙本。蒙本是每句四字，每两句一韵，句句皆有史事以記典故的。各种的书亦要背誦。还有兼讀带讀之法，如讀左传兼讀公羊数行，带讀唐詩蒙本数句等，故四书五經讀完，而此等书亦随以讀完。其中尙有一最要的課程，則是习字。启蒙初写描紅，描紅本子，是印成“上大人，孔乙己，化三千，七十士，”紅色半寸大的字，每半頁三行，每行六个字，令小学生用墨笔在紅字上連續照描，描熟以后，即写仿格。仿格是将字用墨印成，套在白紙本內摹写，格子由善书者随意择字，或写格言，或写詩句等，惟必須楷书，由大而小，大者每半頁两行，每行四字，每字約一寸半，小者每半頁八行，每行八个字，写熟以后，即写小楷。小楷是用印成的有紅格的紅直格紙，每半頁八行，每行二十或二十五个字，取法帖对临，每日写数行，不可間斷，写就交先生閱看，好者加圈，劣者加杠，以字与考試有关，童而习之，至壮不废。以上是我十二岁以前讀书預备考試的課程。試想当日計算的年龄，又是虛龄，照现在說是由五岁到十一岁的孩子，要讀如此多的书，而四书五經又要能背熟，略知講解，豈不甚难，其实只要每日皆不废讀，是可以作到，不足为奇的。那时我家請一位先生教我兄弟三人，按年龄大小，每日教新书由四五行起，漸漸加至四五十行。堂兄衍燊最聪明，过目不忘，书讀二三遍即能背誦如流，我則非讀二三十遍不能背誦。我恨我笨，只有将勤补拙，不敢貪懶，衍燊兄无論詩文詞賦，一学即会，作出文字精采动人，二十岁中辛卯科举人，翌年到北京会試后还广州，一病而逝。我母亲說：

聪明太过不主寿，不如你笨些的好。我胞兄今年九十尚健，我亦八十七岁，眞是笨些的好了，尤好在看见今日的人民翻身，与从前封建人民之受压迫者大不相同，到此的回忆，又有一股的酸咸苦辣旧脑筋的气味触动我，使我为之徬徨不安了。

我十二岁以后，学作八股文，詩、賦、策、論等，不但要讀八股文，古文，律賦，文选之类，并要看史书如通鉴、四史、子书如莊、老、韓非各种书籍，俾腹中充实，以备作文的驅遣。概括言之，多讀少讀，在乎自己的用功。十四岁至二十岁的时間，除如上讀书外，皆是走讀从师，与考书院。走讀之师，广东称为大館，先生皆是科甲有文名的人，賃一祠堂或寺庙中閒屋以招生徒。本人选择悦服的先生，前往执贄。每館学生皆百十人至百余人不等，先生每日講书一二小时，以八股文为主，带講經史詩賦策論，每日三課或五六課，課題八股文一篇，間有試帖詩、律賦、史論，学生作后，即日或明日呈繳于先生評閱，由先生圈点批改，选好者貼堂使众观摩，我在光孝寺讀书最久，印象甚深。同时并向各书院考課，前列者有奖金，我是寒士，并可借以資生，书院如粤秀、粤华、羊城等，每月三課，皆考八股文，試帖詩，其他菊坡精舍、学海堂，每月一課，皆考經、史、詩、賦，不考八股試帖。我每月必向各书院应考，到課期晨兴往书院看題目，回家写作，傍晚到书院即日交卷，古学的菊坡精舍，学海堂则限三日或五日交卷，終日仆仆，皆为練习科举考試的目标，以此白昼甚少讀书的时候，而用功总在夜間，三更灯火五更鸡，从前以这句話来形容士子的讀书，眞是不錯。

三、考試生員、举人、进士的情形

我亲身經历科举考試者十余年，自生員、举人、进士以至殿試的一甲第三名，或考八股試帖詩，或考經义策論，以及场中的种种形色，皆所飽尝。兹将科举名目大綱，分为童試、乡試、会試、殿試，而各試內亦有連带而及的考試，分类叙述如下：

（甲）童試：童試为最初的考試，并非尽是儿童，无論年龄大小，壮年以至白发老人，凡应試者皆称童生，亦曰儒童。此名沿自明代，名实未免不符，故后亦有称为小試或院試者（考官为学院故）。童試次序共为三試：第一县試，第二府試，第三院試，有一定院試取中的学額，小县数名，大县二三十名不等，应考的人数，小县数百人，大县数千人，考至終点院試取录者，称为生員（普通称为秀才）。各县設有学宫，学宫內有教諭，訓导的学差师以教育之，生員是学宫內的学生一員的意义，至应考与考試尙有很多手續。先言县試，县官出示考期，童生即向本县礼房报名，填写姓名、籍貫、年岁，并父母、祖父母、曾祖父母三代存歿，已仕、未仕者履历，取具同考五人的五童互結，与本县認保廩生的保結，保其实无冒籍（非本县人为冒籍）、匿丧（有父母死而在三年內居丧者）、頂替、假揑姓名，身家清白非优倡皂隶之子孙，方准应考。考官为本县的县官，届試日点名发卷入场，第一场考八股文一篇，五言六韵試帖詩一首，取录者再考第二场为复試，二场以后考否听便，連接共考五场，則兼考詩賦經論之类，至末场取录第一名者为县案首。續考府試，考官为本管的知府，所有报名、保結、考法，与县試同，至末场取录第一名者为府案首。然后将县、府考过的童生，造册送至省学

政考試，学政由京簡放，都以翰林官为之，关防較为严密，以院試取中即为生員，而考生对此亦較紧张，考試前的报名、取保、試卷編号弥封，都与县府試略同。现将我考試的經过言之，我于光緒十六年庚寅（1890）考院試时，年十七岁，早晨四点鈡天尚未亮，由学政亲自在考场外点名入场，点名要唱廩保的名字，廩保答保其人后，即往派卷的地方領写有自己名字的卷，胸前挂一油布卷袋，卷袋正中在场外貼写好自己的名字，即将考卷平放袋內，以防折叠与污損。手提考籃，考籃用柳条或藤織成，上有挽柄，作直筒式，四面玲瓏小孔，不許密織，以便可以看见內面所放的东西，許带笔墨干粮，不許夹带蓝本成文，入场門时，須加搜检，甚者解发、袒衣，并及袜履，后已从宽，不过看看考籃，即行放入。卷面印有坐位的字号，有堂号，有东西考棚号，按照找得的坐位，放好笔墨。点名毕，升炮封門，学政坐大堂亲笔写試題，交书办用約二尺高二尺宽的紙写成大字，粘于一木牌面上，牌下有长脚，擎游給考生看，考生将題抄下即作文，題为八股文一篇，題目限在四书內，試帖五言六韵詩一首，即日交卷。学政为翰林院侍講樊恭煦，終日坐在大堂，场规严肃。最苦者坐位是連坐长凳的长木案，每一木案連接約二十余人，面皆向北对住大堂，字号貼在案上，又无闗隔，倘若遇着两个大胖子坐在一起，則逼迫不堪，幸而我是个瘦小的个子，尚觉从容，长案若不坚固，坐的人多，常有动搖，謄写試卷时亦要特别注意。作文时不許交头接耳，擅自移动，学政終日监視，派人四处巡察，倘有传递等弊者究治，犯规如移坐、换卷、丢紙、喧呼、顾盼、搀越、吟哦者，立即扣考，重則枷示，大小便亦要监視，恐其在厠所传递之故。我坐的是堂号，在学政监視不远的地方，埋头作

文，謹守场规，午后三时放門，交卷出场，场外已有家中人来接，如鳥脫籠，欢喜非常。三日后发案，我大兄衍瀛取第一名案首，二兄衍燊取第四名，我取在第十名，三兄弟同时入学，家中热鬧起来。我母亲喜极落泪，痛我父亲已故不得见及，我当时亦甚酸辛，因为我幼年讀的书，皆由我父亲圈点。我父亲是秀才，屢应乡試不第，一生教书，当时未有学校，是应聘到人家教其子弟。所謂家塾者，我九岁那年，曾随父亲到过佛山赵宅附讀，嗣父亲以身体多病，辞館还广州，我家住紙行街蓮花巷，即在巷尾辟地一亩，蒔花种竹，作为花农，盖茅屋数間，取名玉蓮园，携我在此讀书。所讀的經史詩詞，无不詳明講解，約有两年，讀书最多，长进迅速，父亲亦喜我受教。我父亲长于音韵，喜欢作詩，刻有味灵华館集，指示我作詩作文的方法，不料我十四岁那年的春天父亲因病去世，所以想起从父亲讀书的情状，心里十分难过，但是亲友来者紛紛，都勉我再求上进，报答父母。試想当日封建时代，大众的观念，对于科举是如何的重視了。旋由学政牌示，定于某日到学政衙門簪花，赴学宫行拜孔子礼，穿的是蓝袍、緞靴，戴紅纓帽金頂，簪花披紅，乘轎至学政衙門。学政普遍称大宗师，在大堂謁见学政后，一群的新进生員，分往各人各县的学宫。我是往广州府学宫的，到門外下轎，入櫺星門，走过小桥，小桥两边有水一泓，即所謂泮池，入学謂为游泮者以此，謁学老师，由学老师带領到大成殿，向孔夫子神龕牌位前行三跪九叩礼，牌位写的是“大成至圣先师孔子”，礼毕各人乘轎回家，謁祖，拜尊长，尊长各給紅封利試一包，后即出家門，往拜从前受业过的各老师，至亲父执輩亦要登門叩头，家中設宴数席款待亲友，亦要行礼周旋，到晚客散，因为叩头太多，两腿酸楚，疲憊不

堪了。以上是我童試情形的一段。

取中生員以后，仍然是要受学政考試的，学政三年一任，到任后第一年为岁考，第二年为科考，除考童生以外，并考生員，貢生等。我十八岁辛卯（1891）换了一位学政，为翰林院編修徐琪，其考試场规紊乱，与樊恭煦大不相同。我考岁考，先考經古一场，（此场不考者听）于报名时認考一門，經古題分为經解、史論、詩賦、算学各类，我是考經解的，择佳者发榜，我得考取。嗣考正场，为八股文一篇，五言八韵詩一首，八股題仍限在四书內出，我考取一等第三名，（分为一二三等，故亦謂之考等）得补廪生。廪生每县有一定的名額，即所謂廪保，来保童生考試者。徐琪场规紊乱，考試不遵定章，点名极迟，在大天亮以后，喜少年漂亮的人，不喜年老与貌陋者，点名时上下端詳，于册上加以暗記，往往点名毕即已傍晚，夜間考試，出场要到后半夜，按定章学政考試，即日繳卷，不許继烛，故未出題以前，先有一“不許继烛”的牌示。我記得考試，有一场擎此牌出，大家說我們可以交空卷出场了，裹动起来，学政乃令将此牌收去。徐学政于青年的尺度放宽多取，年老或貌陋者，文虽佳亦不取。当时东莞县有一莫伯伊文笔极佳，而貌极丑，滿面麻斑，县考时县官是爱才的，取莫为案首，云以莫的相貌，虽有班馬的文章，徐宗师亦是不取，照例县案首都取入学，故以昇之，到考院試，徐已在点名册上暗記，惟因他是案首，故取莫伯伊在最末的一名，一时传以为笑。如此的事，不一而足，后来被御史奏参，派两广总督李瀚章查复，官官相护，敷衍了事。我年紀甚輕，自己要考，又要作廪保随同童生考场，日夜都在学政衙門过活，精神身体不得安定，亦极不以徐学政为然，以下再言乡試。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瘟，誰能逐臭，搖笔而哦”者。南墙根有小沟以通水道，遇雨則濘湿不堪，巷口有栅，士子入齐封栅，禁止出入，栅用疏板留隙，使外可以望见巡查，广东天热又多风雨，士子必用油布为帘防护，又复有时蚊蚋嚙肤，熏蒸烈日，尙要夜以继日作文，如此者循环九日，其苦不言而喻，但一科不中，下科又来。蒲松龄怀才而困于諸生，謂秀才入闈有七似，“初入场白足提籃似丐，唱名时官呵隶駡似囚，归号舍似秋末之冷蜂，出闈似出籠之鳥，望报則行坐难安，似被系之猿，报条无我，似鉗毒之蝇，弄之不觉，初失志心灰意敗，大駡司衡无目，从此披发入山，再有以且夫尝謂之文进者，定当操戈逐之，无何气漸平，遂似破卵之鳩，只得衔木营巢，从新另抱矣”，可謂描摹尽致。但归号舍似秋末冷蜂一句，是指北方，若在广东則改为似热鍋上蠣蚁方合。我亦是一考再考的人，考到第三科为光緒二十年甲午（1894），我二十一岁，侥幸中式。我記得那年九月初九放榜，我与数友在城隍庙对面的一家酒楼听榜，写榜在貢院內聚奎堂，主考、房官、学政、监临执事各官均齐集，由第六名写起，全榜写完，再写前五名为五經魁，第一名曰解元，是沿唐朝士子由州县解送而得元的意思。写榜时有探报人，每四五名印成一紙，沿街叫卖，我中第二十四名，得报約在下午三时，返家則报喜者已至，将报条貼于大門外，亲友亦多来道喜。我兄衍瀛是科赴北闈乡試，午前亦得电报中式，兄弟同科乡举，我母亲甚喜，說你們年紀輕輕就中举，那是你們的本事，你父亲續学不中，此是你父亲留給你們的，这句話眞是一点不錯。榜貼在布政司衙門照壁搭就的彩棚，发榜后次日在布政司衙門大堂設鹿鳴宴，主考房官学政监临內外帘官，新科举人皆与宴。是科正主考为唐景崇，副主考为王蔭槐，我的房

师为安蔭甲，次第入座开宴，歌鹿鳴之章，作魁星舞，不过仪式而已。回家謁祖，拜客，設席款待亲友，与入学时情形略同。可恨是科正逢甲午中东之役，丧师失地，而主考唐景崇是台湾巡撫唐景崧之弟，我曾有詩感叹之，詩曰："狂瀾沸海丧师期，深痛恰逢科举时；泪眼台澎伤割地，东风吹倒落龙旗"。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投降，方将台湾收复，不料现在美帝国主义又助蔣占据台湾，我国人民一致憤慨，收复之期，定在不远。乡試后再言会試。

（丙）会試：会試是在北京考的，亦三年一科，逢丑、未、辰、戌年为正科，加科者曰恩科与乡試同。会試是合各省的举人在北京会考的意义，考官簡放四人称大总裁，同考官十八人称十八房，其余执事各官与乡試略同，不过名目稍有变易。我中举后翌年为乙未科会試，是时日本已占高丽，据奉天省，声言要攻北京，我母亲不欲我去会試，說你年紀尚輕，何必在兵荒馬乱的时候而赴考呢？以后机会尚多，考少一科有何关系，所以我是科未考。下科为光緒二十四年戊戌，我母于上年去世，丁忧三年又未能赴考，嗣即逢庚子八国联軍之变，辛丑会議复停考，直至光緒二十九年癸卯方补行会試，而北京貢院被联軍焚毁，因改在河南开封考試。我是年正月在广州乘海輪到上海，轉乘长江輪到汉口，起旱赴河南。是时鉄路通至信阳州，距开封尚有七站，須改坐騾車，每日行一站，每站約百里，早行夜宿，仆仆风尘，又是一番滋味。途中有一日經过某县平原，见地面有窗，問之知是穴居，并云冬暖夏凉，上古穴居野处，不料此方尚有存者。及近开封約二十里，历經黃河大坝，坝甚宽广，且有在坝上結茅而居者，过一坝必有坦途一段，遍种庄稼，三五里一坝，接連至开封城外为止，近城的坝底已高过开封城楼，

一遇决口，其害可知。到开封住广东会館，当日河南尙用五两十两的元宝，与有孔的制錢，間用銀毫及大銀元，每一銀元可易制錢八百文，购物以制錢为主，物价低廉已极，三个制錢买鸡蛋一枚，有时五个制錢买两枚，是一銀元可买鸡蛋二百八十个，又一銀元可买三十多斤猪肉，其他物价可以类推，我們广东人至为惊奇。场期在三月初八日至十六日，分为三场，共考九日，其点名入场出场等与乡試略同，但是三场的題目与前异，因光緒二十七年辛丑秋闈以后，废八股文試帖詩，改为第一场試中国政治史事論五篇，第二场試外国政治艺学策五道，第三场試四书义二篇，五經文二篇，均不准用八股式，并废謄录，以士子原卷送考官評閱，但仍弥封。是科我兄衍瀛中式，并入翰林，我未中在北京教书。光緒三十年甲辰科（1904），我三月由北京再到开封应会試，四月初十放榜，我中式第一百二十九名貢士，年三十一岁，是科大总裁为裕德、张百熙、陆潤庠、戴鴻慈，我的房师为萧荣爵，中式后即在北京应殿試。

（丁）殿試：殿試向例为四月二十一日，以改在河南会試，恐士子赶不到北京，遂展期在五月二十一日殿試。殿試之先尙有复試一场，殿試派讀卷官八人，是科为大学士王文韶、鹿传霖、尙书陆潤庠、张英麟、葛宝华、陈璧、侍郎李殿林、綿文。我于五月二十一日黎明，穿常朝服入东华門至中左門，听点名領卷，送场者至此为止。我背負考箱至保和殿，殿廷所备試棹，式如炕几，高仅尺許，趺坐盘膝坐于地毡之上以事写作，試士皆所不慣，于是多自携考棹，其制用光面細布蒙薄板，以鉄条为活四柱，納于板背，折叠成片，支起扣于套环，即为一棹，較內廷所备者稍高，以藤筐盛布箱，貯考具应用的东西，其箱即为坐椅。入殿随意择坐，但

殿宇深严，先至者多踞前排，后排阴暗不能辨字，后至者多迁于殿前廊下。策题颁下約在辰刻，至中和殿阶下跪接，每人一张，策题用黄紙印刷，領題后还保和殿就坐对策，殿上均黄絨地衣，下衬以棕荐篾席，正中設御坐，丹陛三級，加以五彩蟠龙地衣，禁止吸烟。乾隆以前，皇帝多御殿考試，道光以后未亲临，派亲王为代。发策四道，即日交卷，不許继烛，策文最短以千字为率，卷为八开，每开十二行，每行二十四字，写足約二千字，道光以后注重楷法，卷紙七层，厚不易写，书写时間，占大半日，限于时刻，为文不暇构思。我于傍晚出场，将卷写足，謂之七开半，工楷圓滿，无一脫漏的字，我兄衍瀛于收卷官处见我的卷，謂为滿意。二十二日讀卷大臣在文华殿公同閱卷，閱定将前十本于小传臚日寅刻进呈候欽定，有依进呈次序而发下者，有移易次序而发下者，我卷即是进呈时为第四，而欽定改为第三的。二十四日为小传臚，凡应殿試者，是日黎明穿常朝服至乾清門外阶下听宣，讀卷大臣立御阶上，执黄紙名单，高唱某名，和者以次传唱，第三唱至我名，由随入亲友代系忠孝带于腰間，带用白綢为之，其意是以后入仕即当尽忠，前进序立，十人唱毕排班，光緒帝御养心便殿，讀卷大臣将引见名牌入呈，鴻臚寺官引十人跪丹陛下正中，背奏履历，臣某名某处人，年若干岁，以次背毕，引出而退，归寓报喜人来，例于鼎甲門前貼一紅联，曰："禹門三級浪，平地一声雷"。二十五日在太和殿大传臚受賀，典礼隆重，是日晨設卤簿法駕于殿前，設中和詔乐于殿簷下，大乐于太和門內，彩亭御仗于午門外，并設黄亭二，一在殿內东楹，一在丹陛正中，王公大臣侍班，新进士朝服，戴三枝九叶頂冠，按名次奇偶序立东西丹墀之末。届时礼部堂官詣乾清門奏請光緒帝礼服乘輿，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